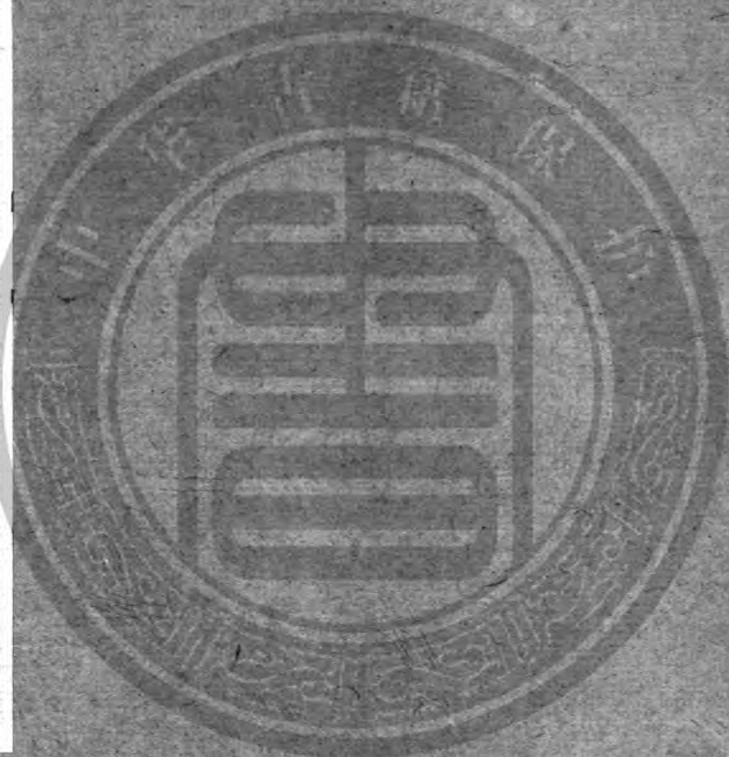


鄜州志

羽



國朝

議

國其災之餘人其...



折畝議

許



竊觀天下荒殘之地惟延為甚千里頑山四圍
重阻商賈不至其地行旅不出其鄉經營之路
絕矣及流寇首難闖逆始禍毒荼蹂躪民生愈
困迨我

朝

定鼎王逆復造亂於三川再值旱澇漂沒更烈
此延民所以日削月割以趨於貧窮而無告也

今以出賦之地言之所謂東南其畝者皆建瓯側立糞溉不能仰而置諸上淋潦又復衝而瀉諸下故其民窮於耕耨地則崖凹石坡沙礫相錯爲積陰之處雖大稔之歲僅可一收故其民又窮於收穫按明代二百餘年當未遭荒亂之日皆以折正起科或八九畝出一畝之稅或五六畝出一畝之賦民猶有二月賣絲剝肉醫瘡者

本朝因兵燹之後人民稀少所在拋荒乃興屯道

廳專以清丈爲事令有司百姓自行開首計畝報糧此非有神驅鬼使能釐荒而熟也不過以熟包荒耳故鄜民一畝之地六賦其糧洛民一畝之地八賦其糧含糊賠納向隅莫訴陳布政奏疏所稱不能完而貽上以加增之名者言之誠然也邇者洛川宜川二縣拖欠十六年糧銀各千餘兩終日敲朴分毫莫由墊納官受罰而民被害究無補於國賦是

朝廷有加賦之虛名而貽耗賦之實害也 督撫

繪圖請命膚施甘泉二邑已沾

皇

仁乃延川互川延長宜君中部洛川鄜州七處
未經覆 題折正按原開折正字樣延川互川
四畝應折一畝延長互君中部五畝應折一畝
洛川八畝應折一畝鄜州六畝五分應折一畝
愚謂異日之議蠲議賑今日之議墾荒議復額
何如地畝一折百姓無賠累之苦止完應納之
糧生聚不繁而自繁原田不墾而自墾豈曰減
賦寔基增賦之原矣所謂以損爲益之術也

折畝議

鮑開茂

副使

則壤定賦額在全書下有惟正之供卽上有經
久無弊之制非可輕議增減者也延屬沙漠極
邊所歷多荒巖窮谷加之疊罹兵燹斷井寒烟
在昔四畝而折一畝或六畝而折一畝者正念
此磽瘠之地凋瘁之民胼胝餘生不忍重困未
可與昫昫原隰同日語耳自興屯捏報之後鄜
屬一州八縣按地起科遂作定額昔之五六畝
而折一畝者各畝其畝矣五六畝而辦一畝之

賦者各賦其賦矣有司奉

功令爲考成窮民認虛浮而賠納輾轉苦累力
盡骨枯年來上下勘查屢駁屢控無非欲爲邊
塞遺黎請一旦之命畧圖休息耳余目觸凋殘
業將三川折正前由通詳 各憲現在行查乃
鄜郡之虛地浮糧尙勘懸未定剥膚之痛呼籲
頻年所不得與甘肅兩縣邀一視之仁當亦浩
蕩

皇恩惻焉動念者矣莫非王土去其捏報之數則

計畝成糧總此窮黎免其賠累之艱則歸輸恐
後益以見折正之舉實大利大害所關民生之
休戚與

國賦之盈縮引領於 各憲 題請者以日爲歲

辟之疾痛呼天情非得已實未敢輕議增減者
也所有應折分數稽之前詳條分縷析陳一議
以備採擇以俟將來查報則鄜民其有瘳乎

明說

脩壇說

李長春

知州

昔仲路以治民事神為學而宰高子羔意以學
 之終身弗明弗措匪曰學優仕矣顧更無所用
 學也春守鄆之明年甲申首夏脩壇於社稷風
 雲雷雨山川舊所非廢遲民義惟神之聽之也
 噫精禋奏假惟民齋神順成協理惟神庇民幽
 明理一敬神固所以勤民也民悅無疆神馨其

德感應弗爽卽此是學仲路豈爲無見而辨言
亂政亂學矣乎但此理未信吾心之神明不孚
於神吾心之仁愛不協於民神恫民屬遂養於
學者若是乎哉廊壇基趾水滄平荒神弗瞻棲
久矣爰暨二坊興百堵堤臺高五尺樓三丈二
尺縱三丈五尺砌神路甬道石各千尺建神厨
齋明所各五楹扁風雲雷雨山川曰舞雩亭扁
社禩曰安悅亭蓋因諸生陳載物柳性恬等館
此設教因取樊遲從遊學孟子事君人之意以
終弘仲未竟之蘊俾二三子各知勸此是學也
若然則仕與學相須共濟者也自信非惑於神
道之教而苦役大禘之民矣讀者倘曰春孟浪
請視三載應朝天興普先祀典可鏡云

奏疏

明

乞恩旌表疏

王建屏

竊惟皇極錫類庶民無不展之孝思聖化闡幽
 匹婦無不伸之苦節臣伏讀大明會典內一款
 凡民間寡婦三十歲以前夫亡守志五十歲以
 後不改節者許令旌表三十三年詔書內一款
 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如果事實許令奏聞旌表
 令甲昭垂炳炳烺烺傳頌天下臣民尊例表揚

者不知凡幾矣值此聖明隆遇以臣祖母苦節未表臣猶緘默忍痛不哀鳴於君父之前則臣之不孝豈復容於天壤間哉臣原籍陝西延安府鄜州人祖母李氏本州耆民李文貴室女十六歲適臣祖宗堯生臣父治暨臣叔三人而臣祖父早亡時臣祖母年二十八臣父尚幼諸叔俱未離襁褓祖母誓以身徇悲號躄踊奮首觸棺頂額破裂斲水漿不入口者七日屢絕復蘇維時親黨咸勸以弱子在膝宗祀一脉為重迺

始強起飲血殫殮哀毀骨立竟以窮孀一女子鬻簪珥衣飾掩夫於坯土家徒四壁躬執汲爨有勤績紡以育諸孤延師教臣父明一經入為廩生諸叔皆長成家愈貧甚零丁孤苦拮据萬狀志操愈堅貞潔無二蓋四十年如一日也臣父用是奮志勤學誓就功名以報母德獲霑一命為廣文蕭然青氈冰蘖寒素唯督臣及臣兄建毫課誦同領鄉薦祿養未及母身孀節未表毋志而臣父亦逝垂亡之頃屬臣兄弟以母恩

未報死且不瞑目爲恨焉今臣叨科第通籍事
皇上二十年矣受高天厚地之恩榮幸愈渥而
臣祖母一生苦節尚未一闡揚臣所爲日旰動
心拊膺而不能已於言者也安得不披肝瀝血
仰陳於皇上之前邪臣仰見皇上恭事聖母至
孝遠軼舜文超越今古哀詔宣播令人感激泣
下達孝推及千載一時此正臣祖母幽貞可以
表見之日也查得戶部主事呂昌期戶部郎中
王浩各以祖母貞節奏聞蒙恩旌表臣之事體
實與相同故敢冒昧陳情伏乞皇上垂憐勅下
禮部轉咨都察院行臣原籍巡按御史等衙門
勘明覆奏照例與近日諸臣陳乞者一體旌表
則匹婦無不聞之節操微臣無不盡之孝思皇
仁浩蕩非徒臣門生色而章志貞教且於聖化
益光矣

碑記

明

兵備道碑記

唐

龍

尚書

記曰予讀書每至論秦形勢之勝未嘗不掩卷而嘆曰嗟哉安得結鞅憑軾一觀所謂得天下之百二乎而今遊者三年矣日見黃河湯湯焉鎬基奕奕焉華嶽吳山轟轟焉壯矣哉天府之國也其諸延鄜二州則又列門屏之險峻藩籬之防豈不猶常山之蛇而當其首者邪正德壬申其地姦宄煽妖聚而爲亂聲震諸郡邑大興徒兵而剪滅之矣守臣議曰延鄜重鎮古嘗設經畧招討之官是故韓范咸授鉞焉而今獨闕

哉遂疏以告爰命陝西按察司分巡河西副使弭節於鄜州得兼治兵撫民之任歲弗之更也時華亭沈君恩實首昇焉又財西安潼關卒千人更番戍守用消隱慝策之善也然而營柵未備卒猶僦民之屋以居而噶噶不便民亦焦焦然苦之沈君乃購基於市將列營焉未績於成而行矣迄於辛巳秋福山孫君樂夔卿以才御史擢是秩至則舉告曰予儕小人赴千里之命而不獲一室之安實用離惕孫君曰豈惟汝然

夫分司且傾圮屬風雨之期棟若厭也椽若崩也汝弗知之乎顧政有墜逸民多瘡痍猶未遑焉姑退以俟明年壬午諸廢具舉百物用熙孫君曰是可以從事矣境內多材木麾諸卒採之小者負且曳鉅者輿而撥之并命匠氏陶甃於野伐石於岩既具乃以先所購基即南北廊門之外易地二區立環堵建營室居諸戍卒以避燥濕寒暑中築臺而蒞之時較其技勇而觀其習變焉且崇牙纛之壇脩芻藁之會於是軍不

露宿武不廢蒐神不乏祀馬不闕秣美哉役也嗣又藉其餘財以葺分司之居前堂後寢周廡揅室重門高垣煥焉肅焉至於胥吏輿隸居有舍鎧仗旗鼓儲有所等威以昭周防以峻瞻視以式斯不亦善乎甲申秋成而落焉孫君亟語之曰斯千紀厥成也子獨無詩人之意乎予曰請言居之之道可乎夫自古封疆之臣訓旅息衆服遠懷邇而寧輯其邦家者也匪疆弗克振之在有威而已矣威勝則虐綏之在有愛而已

矣愛勝則弛糾之在有法而已矣是故國之命
詞優之以節鉞曰爾揚爾威本之以文治曰爾
均爾愛燕之以臬事曰爾政爾法政之大經天
之法則也君子於是必申儆軍實以盡威動恤
民隱以盡愛糾逃奸慝以盡法則居得其道而
安矣苟於三者一物紕繆則居失其道而危矣
孫君之政酌張弛之宜中剛柔之節而無闕焉
斯無所忝於厥室矣詩云不遑啓處夫惟不遑
於處而後可以處也後之君子居斯者無亦於
三者皇皇而是務乎

新學記

金文徵

建學立師古制也古之聖王所以明教化定風
俗育人材以爲天下用者莫不唯是先焉考諸
王制虞庠在國之西郊則五帝以來蓋有之迨
及夏殷周日隆以備上而王宮國都下而黨術
閭里建學立師無間也由是詩書禮樂之澤行
而教化明矣六字八核之心歸而風俗定矣秀
選俊造之士出而人材育矣當是時視建學立

師之重若元氣在天地間不可一日息也周衰
變古先王之制泯然無迹異端之說雜焉竝起
雖孔孟生其時力不能使人一趨於正則知學
之不建師之不立其弊可勝道哉漢唐之世賢
君間出亦未可謂無意於此也然而教化風俗
人材咸不古若者何也漢鑿於訓詁而求古也
泥唐工乎詞章而去古也遠君子於是有憾焉
獨宋煇興尊崇斯道建學立師被之四海蓋能
軼漢唐而接武虞夏殷周之軌故其教化美風

俗厚人才盛施及元代而正道弗墜焉此無他
宋能以先王之制爲制不以異端惑之也我聖
天子始正大統兩詔天下建學立師內則胄監
外則若府若州若縣設弟子員有司司教者教
之六藝之法五經之旨使古制粲然復明於今
與虞夏殷周相爲終始而宋不得專躋於近代
矣鄜州僻在西鄙州治南有孔子廟而學宇無
地師生莫知適居文徵來佐是州之二年謀之
父老均民力以脩孔子廟廟成則度學基爲講

堂爲東西齋爲學官廳事藏書有室習射有圃
遂延儒師教弟子員悉遵明詔之制唯謹暇日
因語於諸君子曰古聖王之制脩道以爲之教
本乎天命之性而行於日用事物之際六藝五
經皆載道之具也然虞夏殷周之後世不能盡
行斯道者流於異端爾是故斯道之立異端之
絀也斯道之晦異端之蔽也斯道晦而天下之
制紊斯道立而天下之制一古之聖王所以於
異行者有誅異言者有禁以爲不如是則教他

不明風俗不定而人才不育也今聖天子旣通
新古制俾爲師者以是而訓爲弟子員者以是
而學其扶植斯道而放異端之意夫豈後世所
能及哉雖然斯道異端之辨非特儒墨之白黑
易見也學問心術幾微有別則同謂之儒而有
辨矣漢唐之儒訓詁詞章者居多不待議爲也
宋之儒其尚道學者彬彬輩出抑其中猶有議
焉者若王安石行事之刻異乎子程子操已之
正陸九淵見道之偏異乎子朱子造理之純名

廣州志 卷之八
同而實異此又斯道之異端其學問心術爲有
辨者也今之爲師爲弟子員者以訓以學當有
以擇其正而純者無擇其刻而偏者爲之則庶
幾不負我聖天子之制而當世之教化風俗人
才與典謨雅頌同一紀矣宜敬聖天子之制在
文徵之職宜然故不得不以是告洪武六年夏
五月記

脩學記

伍福 副使

天朝龍興撫運統一家區聿新文治雖遐僻之

陬皆崇學校之教百十數年於此詩書禮樂之
化仁義忠厚之風薰蒸宇宙是以人材日盛治
道愈隆度越往古猗歟休哉鄜州在春秋爲白
翟地秦文公於斯作鄜時祀上帝歷代沿襲郡
以得名鄜舊有廟學在城南之郭元季羅於兵
燹國初洪武癸丑同知吳郡金文徵始因遺址
重爲脩建以聚學徒承平既久才俊游歌益衆
學宇漸以敝隘所司雖嘗繕治不過因循舊制
苟具文飾而已成化丙戌春予奉命按視學校

脩謁之餘慨然圖欲新之時邊方用兵州當要
途民苦征輸未果爲又數年始令知州馬傑拓
其舊而脩新之制度粗立傑以陞去十年甲午
湯陰李瓚仲璋以洛川縣令進陟州長發軔儒
科筮仕灤州文學教蹟用著遂膺洛川之命其
在洛川當邊務叢脞乃能一新廟學興起士習
予以邑耆碩之請爲文之於碑今轉而爲州又
以禮教屬民不二載間民用和寧年穀屢登式
克究心學事其成功益增馬傑之所未備視洛

川又有加焉大成殿五鉅楹東西廡皆二十三
楹櫺星戟門爲楹皆三明倫堂燕居堂爲楹皆
五東西翼以三齋爲楹皆十尊經有閣習射有
圃以及廟之厨庫祭器學之重門饌堂官廨號
房倉庾之屬凡所宜有罔不咸舉其深邃弘麗
上則巧覆之精密下則甃砌之清潔丹青粉墨
藻彩交映而南面之像配祀之容弁服繡績之
章端嚴具美遠邇來觀咸仰當時治化之盛睹
威儀之肅穆聆絃誦之洋溢如挹聖賢道德輝

光於洙泗之上戀戀焉莫能去也嗚呼學校之
脩建完且美矣諸士子藏焉脩焉息焉游焉所
以治其心脩其身獨不思完且美邪蓋心有
治則無以爲應事之本身有不脩則無以爲
用之基謂之由於學不可也必也治其心使
敬以直內脩其身使義以方外敬義立天下
之物則盡焉化民成俗曷大於是故所學愈
充而功業愈崇其立於世也不亦完且美乎
若然則非惟無媿於皇明之盛而於有司之
教養抑亦大有功矣予旣樂其有成重以父
老師生請言故歷記其實以示勸云

脩學記

劉璉 都御史

皇上幸榆曠古竒逢也百官六師雲集左右
供養浩繁撫按臬藩重臣率往勤事廊當要
路凡百貢賦倍於他城劉侯以南陽府判來
領州牧剗繁治劇之才叢脞中應務有餘其
於學校尤拳拳致意弗以多事少替嗚呼亦
難矣哉蓋劉侯崇儒重道之心素關於念慮
是以作興學校

之事不能自巳於此也是州即古雕陰通採銅
川爲延慶襟喉重鎮也朝廷勅憲司重臣寧公
整飭兵備保障茲土公於他未遑首重學校常
曰此教化之源有司之急務也侯之濟事咸賴
其規畫焉是學建於元時數脩於永樂成化間
前守與吾宗師伍公皆勒石記之明白矣歷今
數十年來殿閣檐廊傾圯殆盡舍屋器物殘缺
聿多侯次第舉之悉有條理正殿舊規常病於
狹隘則於東西各創一間以便行禮兩廡規模

邪枉失制則改之以正所向其中賢像飾繪儼
然又於戟門於櫺星於厨庫皆徹其舊而新之
且穿井二置亭於上以爲祭祀之需凡祭器當
用之物罔不備其精緻明倫有堂教諭有齋尊
經有閣習射有亭有生徒游息之號有儒官舍
宇之所夫是數者而久必敝於無者則創之缺
者則補之危者則持之廡後倚山水勢爲患則
疏之理之凡百整齊完美無昔之廢弛矣築周
匝墻垣百餘堵植樹數千株森列掩映葱鬱可

觀其又煥然一新學也倚歟盛哉工始於十三年戊寅落於十四年己卯季夏州之士夫慮沒侯之善政專柳茂之李鵬兩生持此來請予惟聖教之所當崇學政之所當舉賴國家聖化累洽不容喙而自著其勸勉諸士子進道之言自新之言吾宗師伍公既言之矣予又何贅哉公名永振字世芳山右太原人發身中監由魏縣宜君南陽府判以至今官其居官行政所在多著聲績予寓宦邸時已知其爲人故併書於此庶來者有所考抑亦爲來者有所告云

脩學記

揚宗氣 都御史

記曰宋儒朱熹氏有言曰學校之政不脩則教化陵替風俗頽敗嗚呼夫苟彼極則上無道揆下無法守孟軻氏所爲嘆非國也甚矣學校之政係天下之重也如此明興二百年祖宗神聖超百玉而冠群辟養士興學之功漸漬栽培鼓舞翼植邑庠黨塾擢異掄竒陋園橋而邁更老追殷序而等虞庠偉乎盛矣今上天縱中興一

德格天萬邦丕式開來繼往製敬一之箴著心
學之釋敦學興禮詔諭倦倦漸仁摩義四十年
矣賢聖之君宜無踰此而學校之政又孰有脩
如此時者乎海內承風文命四敷絃誦詩歌比
見郡邑司馬氏之論辨官材大宗伯之歲登策
士人有向往士忻聚樂作士興學之效宜未有
逾於斯時矣乃或口詩書而心貨利身服習而
行乖違志切青紫之途人競輕肥之轍仰辜榮
寵俯虐蒸熬焉者豈學校之政果不足恃哉嗚

呼昔人有言曰大臣法小臣廉言風之所由起
而俗之所由成也然則布令作風正士習而鼓
士氣求不負我祖宗教化之功責有攸歸矣邠
秦上郡地介萬山中臨絕塞俗野而士朴且未
有遊觀廣覽之資以惑志而盡心其習專其術
不雜咸可教也得一名世之士而振之其有不
勃然興奮然起者乎然地僻而官怠視學政爲
越人以故庠宮多圯廢雖間有作新而嗣續匪
恒日屆蕪穢嘉靖乙未春龍門王鑑川氏家世

儒宗明興正學德凝而格正行備而志弘策上
第膺重簡以薦訪使按河西而鄜其建節處也
下車以來每耻末世之僞而重傷士氣之浮昭
正學樹身教急於變習俗而納之中正之規以
復聖祖神宗化成海隅之至意觀鄜庠而竊嘆
曰學校養士之地也廢圯如此士奚所聚而義
禮之心曷從而生此有司所以服末而忘本也
值歲饑民不堪應乃捐資以募工掄才督役自
殿廡門廊堂齋以至尊經閣鄉賢名宦祠俱建

飾完美肇己未夏抵辛酉春凡二年始克訖工
鄜士歲被其化而日遊其庠野者不漓朴者益
固耻於競時而急於返習鄜之士自今將爲天
下士也鄜守蘇南海時化等學正孔壽光貞等
暨生員王治等戴其德狀事懇紀用籍永世余
與王同登辛丑榜義結而氣合極投情焉乃痛
憤風俗之弊壞而極慶鄜士之遭逢也述其事
勒之珉以彰教也爲鄜士者幸相與勉之庶無
負興學造士之意王諱崇古晉之蒲州人由進

士擢西臺尚書卽歷今官鑑川其別號云

脩學宮記

劉仕

刑部
郎中

皇上龍飛之四十五年是爲嘉靖丙寅鄜州學宮成司訓兩溪王君祖堯闔學生李應先輩介趙珩暨余孫婿宋生承矩同記於余夫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治政之首務也重學校則禮義興禮義興則人文賁人文賁則習俗正習俗正則衆志定衆志定則庶事舉庶事舉則民安物阜天下事可坐而理也先是州城北三河暴漲

外城潰滙及內城南外城學宮郡守伊山蘇公履任之初視學宮傾圮慨然嘆曰學之不建是吾有司之過也居歲餘立綱陳紀興廢舉墜勸善懲惡開利除害事且就緒矣乙丑夏廼捐俸銀若干兩米若干石命匠鳩工擇日舉事公會王司訓集諸生於庭而議曰明倫堂不宜左廟尊經閣當在學後泮池宜移櫺星門內遂改建明倫堂於廟後堂左右爲齋堂後建尊經閣各五楹閣前爲神厨神庫二棟宇翬飛簷楹翼舉

棲霞耀日真一壯觀也廟兩廂大成門左右開
創四門通道於學宮廟東闢學路建門三楹櫺
星內鑿泮池甃砌礮密中作石橋翼以欄杆灌
水栽蓮養魚化龍亦一奇觀也學路之東建啓
聖祠祠後建敬一亭視前且弘做絢麗祠前左
右建名宦鄉賢祠廟西舊有射圃其北建大亭
南建射門牌匪徒游藝可以觀德櫺星門左原
通大路於大街右有杜拾遺祠遷建於學街東
改祠基爲路通西小街於州西城又濶其狹者
寬二丈餘東西路口并建坊牌憲副對陽姜公
喜而題曰騰蛟起鳳金碧交輝山川相映地靈
人傑其在茲乎是役也主之者太守伊山蘇公
贊之者王君兩溪亦與有力焉廊南劉子曰有
天下之德量者然後擔當天下之大事有天下
之智能者然後建立天下之大功是故城齊之
命必仲山甫而後可故吉甫必備咏其德以華
其行魯人爲藏府子騫曰仍舊貫夫子深與其
言之中理蓋恐勞民爲可惜也舉事動衆酌時

審勢諒有道焉以爲之區畫耳伊山固三齊之英也蚤登鄉薦累試南宮而大志弗遂就選澄城七載而確守官箴始終不渝守鄜而清節愈勵振作人才釐正風俗均平糧稅剖決疑獄出其緒餘以建學宮不煩上命弗動公帑竹頭木屑皆所不棄工用以成士用以感歲甲子舊城復潰水視前頗淺公極力完城城是以不壞民賴以安又聞公晨起視事拜父命而後出則移孝爲忠其必陟顯擢崇有遠者大者以任之以

建巍然煥然之事功烜赫寰宇照耀汗青豈特創一郡學而已公韓璜字公獻山東堂邑人

脩學宮記

孔聞諛 兵備副使

時維甲戌上御曆服勵精圖治國家以余世俎豆勅典容臺討綿叢之故實無何謬登啓事移監河西諸路除先二日至自闕里越明年乙亥元日謁祖廟釋菜禮成會蒼鼠窟厥古尾粉署梅梁并急連籟屬有事詰戎與屬吏圍帶折著申九拒之法金城除器以戒不虞靡遑聿新廟

貌冀展妥侑春秭歌雲漢逐陽黨乃雨秋麤稔
仲冬十一月流寇至烽火徹甘泉掠西部墩寨
不下士若民率余教昏且戍啤上下固志而禦
隆衝已而大將軍將驍騎萬三千來援屯城內
八閱日無戰意介士不戒燎民間薪木盡競取
廟中案棟供爨具監軍使禁不行壞兩廡楹廩
以四計百姓無弗敵讐傳戟者寇遁將軍以兵
去乃復假於有廟跡湮蚪蚪響輟金絲愾焉歎
斯文之將喪而謀爽鳩之業旋以時黜寢再明

年執事有撫寇之誤亂人兩踐高奴之麥三取
厥禾七月復遁余得悉其祿入鳩材命工用竟
前志首葺正殿嗣繕兩廡門坊壁垣庭塔几座
之畢飾蓋始事於丙子十月迄於丁丑日躔參
次月軌赤陸而告成焉是役也救敝啓新麗不
凋樸道法諸萃義取諸大壯堂構重輝受春風
於松牖宮墻如故懸日月於朱欄得其門者動
几筵椽桷之思於以衍在茲未墜之緒庶不至
空踰想於國門虛流連於隨會焉矣

增建鄜州城垣記

劉仕

刑部
郎中

先王體國經野分土建侯妥立城廓以保衛民
生而藩屏國家鄜延密邇邊塞烽燧時警近攻
掠黃甫川鎮靜青平堡是故城守之計殆不可
緩嘉靖丙寅澤山馮公以蘇松常鎮兵憲備倭
有功調任鄜延散禮尚寔貞度宐民選士練兵
廣儲蓄復要害遂登龜山之嶺東望高奴北望
故城南望監軍臺俯而嘆曰鄜城阻龜山帶洛
水固范希文經畧西夏之重地也往寇曾從採

銅川牛武川出侵犯鄜城城之半繞龜山其下
爲內城內城南北闕又多隙地故外城寬濶難
守議於闕民盡處增築橫城緩急庶有賴焉迺
命州守伊山蘇君璜甘泉尹李君木相厥地形
因勢乘便北城自營房北至龜山後南城自學
前至龜山前高厚俱三丈長共計五千三十餘
丈爲門二空咸砌以石呈巡撫都御史二山楊
公巍巡按御史少谷溫公如玉共發贖銀一千
兩公捐俸并紙贖銀一千五百兩時值凶荒民

趨赴工委官分理刻日舉事三越月而其工告
成南北相望雉堞連雲長城之險其在茲矣同
知潘君廷瑞謀諸吏目邢邦彥郡博鄧廷紹王
祖堯暨鄜士人介霍生訓余外孫宋生承規持
狀問記余惟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事惟
當慎始而尤宜圖其所終公自奉儉約不妄取
與可謂清矣立消時變行中事宜可謂毅矣孰
意邊防有備無患可謂豫矣不勞民力不傷民
財可謂儉矣事稽其實功考其成可謂明矣清

則自治嚴而人思畏毅則有所倚而事自集豫
則慎厥歆而炳幾先儉則政有節而利養溥明
則勤惰省而衆志勸人思畏敬也事自集勇也
炳幾先哲也利養溥愛也衆志勸悅也敬德之
興也勇德之健也哲德之察也愛德之惠也悅
德之感也一事舉而五德具矣且立鄉約以厚
民俗擇文會以造俊士犒軍士以倡勇敢勸民
粟以救荒歎嚴譏察以獲奸細及駐節延安據
險設伏境賴以寧皇上賜以銀幣制禦遠圖安

攘大畧翁闢變化於宵中久矣又何邊境之足
患哉蓋峻德夙明富於文學自魁進士令臨淄
令常熟爲戶部主事改兵部職方爲員外爲郎
中守東昌常熟倭寇殘破之區創築縣城築福
山港阨賊入路置弩數千伏射之所傷甚衆賊
知有備不敢近三年而撫按薦者八東昌治行
爲天下第一備倭太倉作海防條議又築劉家
河城設叅將以遏賊衝甫四月而寇平嘉勲懋
績照耀寰宇其何有建一城已也詩曰王命仲

甫城彼東方夫城齊重任也非德望名世者
不可吉甫贈詩而望其遄歸以補袞闕公城之
功旣成躋華要登台朞有日矣愧余非作者不
能如吉甫表著公之盛德大業敬次第其所以
城鄆者而記述之是爲記公諱舜漁山西蒲州
人

重脩鄆州城河記

劉幾

戶部尚書

環鄆有洛河在州城東里許其水自延壽流入
遇夏大雨時行行潦澗澮俱滙於洛勢甚洶湧

景泰間州城嘗爲所衝民居因而沒者數百家
後雖脩築然屢築屢圮嘉靖丁亥夏水復泛漲
城之東北隅及南衝頽百餘丈州人恐復爲患
奔告於州守任丘杜蕙時兵備池州汪公珊以
憲副分巡是道兼有撫民之責杜曰水患若此
不可不早爲之圖汪曰水患故所當憂但脩城
須用民力然時方賑貸而饑民豈可徒役與其
守常以病民曷若通變以濟事乃移牒當道皆
可其請於是募得饑民千餘出預備倉粟千斛

計口以給命同知上官禧營度地基判官王江
吏目周良等以督其工公亦不憚煩勞日計月
課迺於東山下別濬一渠以受水而築堤以防
之因以脩乎城城之基實以巨石石之外輔以
栢材木聯屬而石不崩石密比而土益堅不拔
之基也工起於六年之冬初訖於明年之春莫
踰夏歷秋大水數過而城不病民安若堵且民
命賴官粟以活城池借民力以完公之仁政惠
而不費若此鄜人甚德之杜守及該學師生謀

與立石以紀其功因應試生來會城請記於予
予惟於禦患之中而爲救荒之政一舉兩得仁
人之設施固如是哉聞昔范文正公領浙西時
吳中大饑殍殪枕路公召諸佛寺主守諭之曰
饑歲工價至賤可以大興土木之役於是諸佛
寺工作鼎興又新廩倉吏舍日益千夫是歲兩
浙惟杭州晏然民不流徙良法美意載諸史牒
流芳百世然所脩特廩倉吏舍耳較諸郡城功
孰爲大今公以名進士爲才御史風裁夙著所
至有聲及擢是職恩威竝行盜息民安善政多
端不止茲舉將來名位不在范公之下於戲孰
謂今人不如古人哉是宜實錄爲來者告云

鄜州建隄脩城記

王邦俊

郡城故帶山襟水所從來矣於唐則郭汾陽於
宋則范文正韓忠獻皆蒞而經營之邇年以來
烽烟屢警頗無寧日郡東一里據水而城蓋亦
臨不測之淵倚天險云其北則洛河水其東則
牛武城水其西則採銅川水合三川之水而滙

於城北而南注也其南則有陵巒峯嶺天關夾
峙巖監盤礴如不欲其徑南注也水故旁東山
去城可一里許迨嘉靖中葉水漸西徙洪淵九
曲漸射城下值山雲蒼蔚秋濟滂沱涓流決漲
莫不來注駭浪暴灑驚濤飛薄厓隤泐嶂郭郭
頽圯間社沙磧甍櫳蕩沒蓋城東北隅昔所謂
闔閭列肆今則黿蛟魚鼉矣歲戊子祥符楊公
持憲符弭節茲土清問民瘼周覽山川檄下郡
守劉使君大都以創建石堤爲千年不拔計其

築葺城垣次之計城垣垣圯宜築者六十四丈
宐葺者千餘丈宐巨石砌者二百丈其高六丈
其濶二丈其石計二萬四千丈其木椿計二萬
本石灰米汁鐵器車兩各以千百計其值二千
五兩有奇計工力二千六百人洛川中部宐君
民各三百人延長延川各一百人甘泉民九十
人膚施縣民百一十人鄜州民世門夫月夫防
守軍當各縣之數以鄜州州判秦君督之議上
督撫按臺咸報可始庚寅無何楊公以邊才調

任冠縣杜公代居無何而與臨清朱公更調至
而劉使君以憂去而汝寧蕭公代至郡守宋使
君先至則咸以楊公未就之業竟成之四公蓋
一時憲府名臣其視國事如家愛民若子故不
以先後移易其心焉而宋使君既畢隄以其餘
力增南北二城若干丈敵臺若干座敵樓若干
座屹然金湯功尤炳炳備矣今苞桑固圉且募
隄兕時訓練簡材官平居所謂未然之防者靡
不備至脫一旦郊關爲壘將出一竒決勝千里

余不佞願佩雙鞬以從事豈不大愉快哉蓋聞
有功於民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
則祀之若我四憲府公之協忠保障二郡守之
宣力敷猷所謂禦災捍患有功於民非邪茲土
之大夫士若民恐久無聞也屬余記而銘之矣
其尚尸而祝之楊公諱時寧杜公諱華先朱公
諱朝聘蕭公諱察劉使君諱從仁解梁人宋使
君諱言大梁人 銘曰赫赫皇祚篤生人文彫
陰剖虎奠厥人群上櫛百川下矚河濱實作湯

池以禦妖氛東流既徙西阜漸隄長波潄泔沅
澆渺瀰影沙礫石闌闌爲泚蕩析離居穴處壘
基蠢彼螳斧或奮延朔玄燕巢慕素卵累轂皇
穹降鑒英哲萃臨胼胝焦勞畢力殫心倚拔墉
高嶽鑿就深仰協三靈俯從億兆鬼岸磐石周
垣聳峭靈崖巔負盤盪潄潄玉隄永障金城巨
山陴院霞舉井幹雲閉崒若斷岸蠹似長虹縈
帶爲守堅不可攻伊誰之力終始之功其功伊
何濬川伐謀民賴安堵咏歌以遊作此頌聲以

詔千秋

脩韓范祠記

汪 珊 兵備

嘉靖丙戌冬十二月珊被廊延命惴惴焉憂形
於色惟以覆餗不任是懼或嘯予曰子毋逃廊
延遠關陝昔韓范二公嘗建節於斯迄今完名
馨譽膾炙人口丈夫生而勉圖樹立寧能草木
同腐邪載拜昌言退而景行仰止靡息少寘丁
亥夏四月始克從事於廊例三日謁 文廟次
禮二公祠仰瞻規制僻陋湫隘幾不成瞻拜况

俎豆於其間邪乃欲謀新之值阻饑未果越明年戊子歲稔民和謀諸守蕙倅禧得隙地一所周匝可數百步廼鳩工程費聚財陶甃不煩告令而民卽事爰始於夏孟迄工於秋仲凡五閱月而甫告成飾祠五楹繚垣百堵丹黝赤白舉以法不敢僭亦不敢媠也按史宋嘉祐時上郡鄰震羽檄飛馳朝野岌岌謂鄜延之不陷沒也如一髮引千鈞耳二公乃能首請行邊奮以西門鎖鑰自寄自今觀之如增土兵以休戍加助

橫山以絕敵險析州兵以精訓練墾營田以紓飛輓復廢寨以處熟羗一時規畫真足立制死命而扼要吭自是軍中謠起敵人膽寒而旄倪之民始得帖席矣然則二公有功鄜延豈小小哉記曰以勞定國則祀之二公可謂能定國矣其享祀也則宜昔龐公行部不擾鄜人嘗欲焚子爲香以報則其欲報二公者亦豈在於龐公之下哉祠宇之闢將以廣鄜人之意而引其思耳豈直孑然私淑而已

城隍廟碑文記

杜

坤

舉人通判

記曰先王體國經野崇城浚隍設官分職以定民極立祠昭祀以通神明故自都而省而郡而邑城有大小統屬而神之尊卑因之亦其勢然耳且鄜城古白翟之地我朝混一海宇區甸郡邑列之州而隸之延安當四路之要衝爲關陝之襟喉誠巨鎮矣洪武初下詔郡城以下各有廟祭而鄜之城隍廟實於歲壬子有成焉其後復脩於永樂壬辰增壯於成化戊戌載之碑具

可考也正德壬申洛川妖寇倡亂天子乃命憲臣駐節於鄜增置軍戍撫輯人民憲副謝公九畹則嘉靖戊戌續按茲道者越一年召郡守與臺張公二守凍濱曹公議云城者民之衛也隍者城之附也隍不理則城斯蕪矣城不緝則民斯蠹矣吾民之帥也若等民之牧也盍圖諸於是張乃相度規戒於前曹乃弼成勸勞於後先澹洛流次補城塹勦建城樓角樓周環女墻舖舍層簷暈飛百雉雲連望之巍巍然峩峩然川

迴而雲拱然足以聳一方之雄觀足以立百年之鞏固雖其一州之治而形勝要重甲於西北者矣於時城之社首何世雄等奔告於州曰城隍之有廟有神其來久矣今夫城煥然新矣池截然疏矣而廟宇殘漏恐不足以稱神祠可乎太守即命社首往營焉於是蓋苫瓦墁有易之者楹桶扉牖有補之者像貌壁畫有新之者且益之以甃石泥灰傳之以青碧丹堊又於門內浚井即清泉湧出郡人取之不竭咸以爲有神

相然者事既成社首反命請布之石太守固辭衆覆請此非耀功也愚民以斯廟之創也知時之始焉中之脩也知時之漸升焉而今日之城益高池益深闔闔益繁武備益盛形勢益麗其時又可知矣將遺之而不申告耶太守且允衆乃請予以誌予惟完城以衛民崇神以庇地緝廟以妥靈序之不可闕焉者也然人者神之依德者人之本而形勝者德之資也敬以立之誠以通之文以彰之三者具而神人無不協矣神

人協則精明氣順可以乘勢可以佐時可以禦
災捍患可以祈福致祐地方以寧年穀以登而
天殄不作矣吾鄜之民將不永賴與然則茲舉
也豈不有至意云

城隍廟碑記

陳方物

舉人
知縣

記曰維神司命維廟安神而有司之長者又所
以崇廟祀祈神歆康惠民物之共主也州有城
隍肇自國初額制正殿五楹翼以兩廡各十楹
中門之外有正門門各三楹有亘其垣有森其

植廟貌巍乎峻矣永樂壬辰一葺之成化戊戌
再新之而莊飾致備則在於嘉靖辛丑焉歲月
積久風雨交侵加以壬戌大水衝沒頽圯剝落
幾乎廢厥制焉甲子夏郡守率菴蘇公顧而憮
然不遑寧處時官帑既竭無所於謀乃詔諸郡
人而屬之曰吾人之若此得非慢神而虐民乎
其有事斯土者之責也時值更脩學宮爰及營
舍百廢偕興力難並舉迨辛酉秋公遷大叅行
志竟弗獲伸乃捐俸金三兩委命別駕劉君壽

熊一更新之劉君例應入覲其事不果迨癸亥
春慨然輸俸餘鳩工募匠刻日督作不踰月厥
工告成圮者完隘者闢遺者舉巍然煥然廟貌
重新誠一方之巨觀也屬予以記予惟事之無
關於民者君子弗爲也行之無補於心者君子
弗圖也作其事而有俾於民成其行而有益於
心君子則急急以圖之而必力爲之所焉夫后
土之設非徼福也爲奠安國土也爲康阜民物
也今劉君承命脩葺苟得其奠安矣乎而厚生

之心安集之政勃乎其興矣苟得其康阜矣乎
而好生之德謹行之念油然而生矣勿令民徼
福於后土而不獲願於君也勿令民不免禍於
君而往禱於后土也嗚呼不虐乎民則知不慢
乎神矣無愧於心則知無愧於神矣雖由是而
日與之對越可也不然使徒知新其廟而不知
新其神徒知新神之神而不知新吾心之神則
粉飾之具焉爾亦何貴於新哉亦豈王公委任
之意哉劉君爲東魯名士得孔孟之餘而端其

心負俊備之才而平其政蓋亦無歉於此者予
因新廟之舉嘉其忻然有維新之志而將進之
以君子之歸也故併書之因以爲記

重脩后土祠記

王

瀾 兵部
主事

自太乙判而陰陽分焉其所以爲陰之精英而
民物賴之以生生不匱者后土是也吾鄜南廓
內故有祠存訪之父老稽之典籍不記其創自
何代謂爲古跡素稱靈應云故率邇者踵武迭
聽者風聲靈響布濩蜂湧泉源維朝迨夕靡不

祈禱嘉靖癸亥河中鑑川王公分巡茲土感厥
靈應而神之乃捐俸金命郡判劉君董其事而
新之吾郡無老稚皆欣然稱之爲盛舉也第典
守者乏人不數載廟貌傾頽墻垣圯壞即風雨
不蔽予嘗過而覩焉覩而慨焉顧土木浩大獨
力將柰何適羽士杜演文素懷虔慮慨然有復
興之志於是命典茲事而屬諸鄉人鄉人郡老
爭効勞者若鱗集然競措財鳩工經營而圖新
之比逾歲而功成圯者完隘者闢頽者舉鬼然

煥然視昔古木寒鴉夕陽衰草之狀大不侔矣
而鄜之紳士庶民其蒙保佑之福乎惟時郡守
南園閻公憂恤民瘼之念真可以動天地格鬼
神貫金石而不磨者又爲吾鄜之主焉則風雨
節寒暑時山不童川不溢百穀用成疾疹不作
妖祥不生民安物阜非理之必致者與是有裨
吾鄜詎淺鮮哉昔鑑川王公之至意庶幾哉又
有光與愚耄年昏昧不能爲文緣典廟者懇懇
也是爲記

改建武安王廟記

霍訓郡人貢生

武安王廟舊在北關東城下創建無考重脩於
元至正十一年有元時州判王敬之鐵鼎在焉
國朝永樂間重脩有記嘉靖丁酉太守金公重
脩鄉進士杜坤有記正殿七間獻殿三間彫梁
畫棟弘敞崇巍嘉靖壬戌洛水泛漲城崩百餘
丈水衝西山開元坡下廟宇全沒惟鐵鼎僅存
北營軍士稍建一堂設像奉祀州人病其隘陋
而未有能爲祠者隆慶六年夏州客姜淵等約

州之士大夫請命於太守王公州丞吳君廷翰從事張君射復請於兵憲程公相地於北郭門內選材鳩工建廟三楹未及完而程公遷去王公亦入覲皆未覩厥成至萬曆二年從事張君捐俸金倡諸士民各輸資財用竟前功丹雘光映金碧輝煌爲門垣厨屢及道房具備仍以鐵鼎置於廟前於是年秋月而告竣二公謀立石以記歲月徵文於訓訓不文曷能爲言義未可辭乃唯唯受命齋沐而言曰今天下之尊崇王

也至矣人知天下之尊崇者王而抑知王之所以爲天下尊崇乎古今來所崇奉者唯吾夫子一人夫子曰吾志在春秋當年尊天王正名分誅亂討逆昭揭大義以示天下萬世故天下萬世之人莫不奉之爲至聖王之所學所行者惟一鄣齊秋當年扶帝室正人倫誅奸鋤逆昭揭大義以示天下萬世以視吾夫子不啻後先一揆今觀天下之人自王侯以至士庶無貴賤少長賢愚誰不仰之如日望之如雲德之若雨露

慄之若雷霆祠廟則九州普遍祭饗則四海攸
同顧何以得此哉豈非春秋大義亘古今而不
易彌六合而不窮風雨不得而遷晦明不得而
移耶豈非無古無今無升沉無興廢耶然則夫
子之道在天下萬世者王之道未有不在天下
萬世者也夫子之俎豆馨香在天下萬世者王
之俎豆馨香未有不在天下萬世者也孟子曰
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聖而
神古今幾人哉夫子一人王一人而已是爲

採銅川共樂園記

齊國儒

郡舉人

採銅川爲少陵經遊地羌村南十里許東山突
起高峯一麓軒昂而西注河水縈迴石竒泉清
惜千百年如雁宿之隱群巒無有闢其佳者余
忝賢書後以母年垂白不樂輕仕不可一世之
志念唐虞康濟恒豫畎耨雍雍澗槃奉菽水甚
爲愉快常畊釣於茲若見遠歸之人乃鑿石室
於山腰隨曲折施劖蠲若池若榭若籬落結茅
數十區芳艸諸亭與夫鳳崗虎峰漁臺龍岳斗

山屏山壁山第一江山莫不層次出焉周匝多
卉木鳥語花香四時不絕相對悠然皆足橫琴
邀月泊乎雨過添渠歸雲環扉余與二三樵子
農父逍遙其中不知先我更有羲皇以上人春
風沂水寧俟他求因思君實居洛以獨樂名其
園兼善有獨善之懷余固樂處獨善之素而終
不忘兼善行生浩浩有一物不在宥者乎凡載
酒題詩傳經學圃入吾胞與者請咸得樂吾之
樂而各樂其所樂園雖小何不可以共樂名

國朝

廉泉禱雨記

許瑤兵備副使

庚子夏余備兵上郡鄜爲駐節地也分泉公署
移在西山山出靈泉二壑一在道左日供萬家
炊一在署中余字曰廉泉一以官得名一以箴
官守也清香和厚無西北剛寒之氣故事入署
祭儀門贊拜九祭竈殺而四泉無祭焉余嘆曰
戶何幸禮絕尋常且泉胎渣山靈活活不停弘
功顯濟豈他署恒有之神所得併哉今歲赤地

千里鄜亢陽更久經年無滴余至甫浹日同州
守嘉禾顧君出示省愆降服輟騶步禱皇祠歸
獨叩首禱泉時方烈日張示而黑雲興發牒而
微雨下再步禱返未及署點大如拳余衣沾透
竟夕滂沱九屬悉沾洪潤矣嗟乎以旱之廣廣
且久若彼以沛之捷捷且徧若此是豈一胥詞
之引責輿服之貶損遂足感動昊蒼應若桴鼓
哉唯靈德源西灝澤衍天演繫一方之命久矣
州民穴山而處磴級參差千門高下如澗草依
巖桃花鋪洞不知爲編民廛市設不有靈泉供
無盡藏遠而待命於黑洛諸源何以濟櫛比鱗
集之衆用能興雲致雨應禱救民哉余恐此中
之民以典禮未及習而不知敬乃表而出之

重建州治記

顧耿臣 知州

鄜巖邑也余甫釋褐乃爲牧因得鄜已亥下車
問州治則城以內一望皆荆榛也西山之阿前
此購民居爲署鄙隘弗堪夏秋之交風雨驟至
飛瀑下注群派怒奔匯于州署後復折而南歸

于壑岌岌乎時有潰圯之患矣余觸目愾然圖
復舊署而瘡痍未起百務未整矣暇鳩工明年
庚子捐薄俸治城垣稍爲綢繆計越辛丑樓闈
始備雉堞始新皇華始有所倉庾始有處爰修
先師廟治明倫堂英俊畢萃肄業有齋講習有
地然未遑爲公署謀又二年癸卯歲屢豐矣田
野乃治流鴻乃歸念茲官居於山民處於穴危
磴坱圠鳥道崎嶇樵者汲者攀援艱苦不僅官
署之患潰圯也舍此弗治奚以寧幹止耶夫因

民之利從民之好司牧事也余當勉焉遂先葺
憲署公館 憲署既完公館既飾乃悉余之資
選材傭役爰循舊址剪草萊除瓦礫建堂三楹
左右庫房各一爲東西椽書房二十間爲儀門
三間做保大樓作鼓樓三楹建後堂三楹川堂
三間住房五楹東西書房各三楹廊房十八間
維時丞王君國禮幕韓君文旭咸因舊址建分
署丞署前後廳事各三間宅房三間書房廊房
具備幕署爲廳事三間宅房三間書房廊房亦

備二君俱捐俸錢經營之績勿可泯也制不必
奢取其渾朴材不必巨貴於適宜工役雖繁上
不動公帑下不傷民財始於癸卯之春至冬月
而落成於是州之士民無不懽欣鼓舞畫井幹
修廬舍數十年丘墟者一旦爲比屋爲廛市矣
救廢啟新以因而創肅堂構以親吾民芻牧有
地虛禮樂而俟君子化洽爲期此皆賴

國家大平之福

上臺興復之惠余何力之有焉

文廟記

汪坎

舉人
學正

州守顧公治郟之明年乃集郟之師生父老而
謀曰教化者政治之本學校者教化之地郟之
廟學廢於兵燹有日矣乃泄泄而不爲繕理式
予之辜爾師生當共予成之居無何 憲臺李
公使節至郟謁 先師廟釋菜禮畢周視學宮
其廊廡門垣久矣丘墟雖正殿巋然而戶牖几
筵杳無存者公與顧公相視愀息毅然謀興鳩
業乃大捐俸金若干兩 郡二千石牛公 郡

廣州志 卷之八
司理荆公亦各捐俸若干兩以募工
鳩材博士郭君嶠弟子員宋子國珍任子于嶠
宋子楫宋子民譽秦子所重姜子璧星齊子國
侯宋子梅段子辰秦子尚文分班董役而顧公
不憚煩苦日朝一至日夕一至剪荆榛除瓦礫
理殿宇峻階址建兩廡十楹啓聖祠三楹名宦
祠三楹鄉賢祠三楹以脩門垣以煥牌坊以崇
几座以設木主葺明倫堂飭文昌祠咸極丹雘
之盛經始於辛丑孟秋至冬仲而告成也工竣
當立石紀歲月會李公遷湖廣總憲去遲遲未
果今年丙午春坎忝膺本庠博士顧公乃於是
歲奉

召

爲尙書卽念瑣珉未豎屬坎爲記坎西鄙小儒

蕪陋不文然叨沐教化義不敢辭乃拜手而言
曰二公爲爾廊庠之久廢不惜金錢不畏寒暑
亟亟而爲之聿新者非有他也一以尊崇先
聖俎豆先賢一以鼓舞人文培養俊秀也爾
士子自以爲誦聖賢之書也自以爲爲聖賢之

徒也然尙不知能誦其書焉否耶能爲其徒焉
否耶入而能孝出而能悌臨民而爲良吏立朝
而爲忠臣是聖賢之徒也是能誦聖賢之書也
在家無令聞居鄉無廣譽蒞官而污立朝而佞
是非聖賢之徒也亦未嘗讀聖賢之書也陽明
先生脩學記曰朝廷養士非專爲舉業而實望
之以聖賢之學治殿廡堂舍整廩厨膳齋有司
之脩學也求廣居安宅嚴禮門義路爲師爲弟
者之脩學也今二公惓惓之心亦陽明先生之
心也二公先其所脩以望其共脩也多士惟無
自棄其脩斯無負二公之脩也坎不敏忝有切
磋之責不敢不共勉焉李公諱榮宗字繩菴遼
陽人戊子貢士顧公諱耿臣字翊文號介菴嘉
善人戊戌進士

城隍廟記

任于嶠

搜神記所言古今神明顯赫者比比然有崇尙
有不崇尙者有此地崇尙而彼地不崇尙者惟
郡邑城隍載之秩祀其神聰明正直以福佑一

方爲職彰善癉惡與政教相爲表裏今天下九州有郡邑莫不有城有隍有城有隍莫不有祠廟有祠廟則莫不尊崇莫不瞻仰較諸淫祠不可同日而語矣吾鄜城隍祠在州治之右兵燹蹂躪後諸廬舍無不凌替惟茲廟巋然若魯靈光之未仆歲久不治棟宇催殘丹青零落蒼鼠古瓦之况殊覺愴然而民貧財匱弗能言鵲鳩業順治十七年州守顧公蒞茲土維時州治寥落尙未整頓官署在山寨民皆穴處城中

平敞之地悉屬瓦礫茲廟在荆榛中也公下車以興復凋殘鼓舞疲瘠爲意謂城池不可久頽而不治官署不可久廢而不建街衢井幹不可久墟而不復學宮祠廟不可久敝而不理詳請憲臺李公倡率僚員捐金鳩工不廢公帑不用民錢未幾而城郭完矣官署建矣學宮新矣街衢井幹煥然改觀矣數十年之廢者以舉墜者以興矣乃復出俸錢謀新廟貌命義民尙氏志段氏弘祚同氏好義袁氏亮孟氏成雲王氏受

曆國相以暨黃冠張子和泰倡善興作用竟前
志又蒙 憲臺馬公輪資庀材共勦因果首理
正殿嗣繕寢宮嗣葺獻殿兩廡嗣建樂樓凡簷
楹門垣几座靡不丹雘神像分曹閻羅諸像靡
不壯麗落成之際以一簣爲艱蒙 憲臺鮑公
下車周視工績喜其有舉無廢捐金助匠遂成
合尖經始於甲辰秋仲至乙巳秋仲而告竣也
是役也救敝於墟燼之餘妥靈於維新之日可
以觀吏治之優裕焉可以觀民心之向化焉可
以觀上下祇敬明有禮樂幽有鬼神政教神教
合同而化焉夫子言鬼神之德之盛而曰如在
其上如在其左右謂神之式靈也後之學者不
明於聖人之理而膠柱於不語神之一言遂有
縱恣無忌不畏神明者矣夫神明曷嘗一日不
鑒臨哉古之君子事事凜其式憑念念期於對
越敬之至也是以周之克殷以慢神爲辭首而
商之賢聖以尙鬼而興學者不能敬鬼神而且
爭言無鬼神豈明於聖人之理也哉

序明

鄆州舊志序

王邦俊

余以弱齡受戴禮於河東澤山馮師之門師時
 為觀察弭節余郡諸司承律之暇好修文史慨
 郡無志命博士始為之博士屬余蒐藝文悉具
 余師遷秩南征有司未卒業中輟不講越十六
 年為辛巳余自巴蜀來里中謁郡侯新蔡闡公
 乃進余曰願聞舊志余譚往事公蹶然起再拜

曰始不佞覩風於郡咨教政之方經畧之故今且三年矣感載籍之亡徵焦勞之若予也今子大夫明習掌故之事爛於作述志也敢請方將明物以彰軌考往而鏡來斯亦治理之繇也余拜命唯唯曰微郡侯言乃余故嘗有概於中也始余師爲志詎意十六年需邪乃至今而嗣興邪而余又載筆而從豈文有廢興時固然邪抑又有待邪乃余何敢以不文辭事稽往牒文施裁更畧成一家之言報命郡侯無何侯亦遷去

編簡在簿書中委棄矣時余以上命守山關會計部小河趙公於塞上而公拜簡命秉上郡之節頻行余以斯志得請公檄郡侯李公索舊編而錢之郡中先是歲頻饑僵仆未起趙公執憲拊循墨吏稍稍解綬流徙歸來如趙日中之市而李公亦神明即古良吏不過矣其加意郡及史也宜亟爾也蓋余嘗讀列郡之史至於田賦多不備著夫史以經邦舍田賦奚志爲也余郡山谷隔闕無懋遷之化而穀賤病農公家之賦

連負財力盡矣較秦人田賦蓋西鳳得十之八
延得十之二延土磽确又塞上也方備邊不
暇給何重賦焉雖然猶則壞成賦耳又有甚焉
余按嘉靖中葉河南災有疏請上郡代輸回原
藭粟三歲而後復者卽余山郡猶彈丸耳歲得
代金二千二百兩草二千有奇束數十經年徵
之如初無聞言復者何居人奚不德而溝中之
瘠耶嗟夫唇亡齒寒可無寒心哉余著志輿地
建置食貨秩官人物祠宇記異藝文爲八綱各

稍著論以見所指爲目四十有二畧備故實使
經邦者因以考焉志成之歲爲甲申其始丙寅
萬曆十三年春正月王邦俊虞卿甫識

鄜州舊志序

閻思孝 知州

郡有志猶國有史也史載編年志敘事實體裁
雖異而編摩考據證類核真欲其信今而傳後
則未始有異左氏春秋國語史記儒者宗尚不
厭固以其文直其事核華而不浮詳而有體也
史自漢以下繁文縟典不足以軌物範世學者

數不欲觀至元雖謂之無史可矣乃若郡邑志
代雖有作然崇文者鮮實稽事者失據好古經
文之士每以爲恨今且不信其奚足以傳後哉
予蒞茲鄜有年矣暇詢郡乘於里居士大夫率
無以應索之公篋獲一稿事無統續文罔覈實
論斷或失則繁考古或失則畧乃造陽紆王公
而問焉曰郡有善志則籍多聞人孔子謂杞不
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鄜志未修其郡之缺典
乎公遂慨諾傳取群書旁搜列傳實有可采則

據而直書文有可刪則因繁以就簡事按舊編
敬擇新例蓋三句而就緒焉斯稱善志矣采於
史局俾得宜錄謂非一代之良史乎何也輿地
志而圖籍可察矣建置志而興廢可稽矣食貨
志而則壤有考矣官秩志而賢才辨矣人物志
而尚友資矣祠宇紀異志而秩宗不廢災祥有
徵矣藝文志而人文之英華著矣辨析惟精考
核有據謂之鄜史可也志云乎哉嗚呼可以傳
矣爰錄諸梓與四方同志者觀覽焉且以備史

鹿州志 卷之八
氏之采錄云爾

鄜州舊志後序

任秉乾

鄜人同知

不穀轉官北畿道經梓里得謁郡守闕公適志成出以示且命序諸簡末不穀拜手莊誦竊嘆曰昔孔子言夏殷之禮而咨啓宋無徵慨文獻之不足吾國朝自一統志以下各省洎諸郡邑靡不有志爲一方典章蓋倣諸周官大史小史之遺意也唯鄜獨闕焉或舉之而不竟其事或爲之而不力於成蓋憂憂乎難之矣吾公下直

五載疆理域內巡行郊圻深山大谷之間寂比屋窮岩之癘疹皆了了方寸案牘之暇乃爲斯志遂毅然成之夫鄜古之名郡也控三邦而居上游爲昔韓范經畧之所襟帶三川咽喉五路風土人物號稱雄鉅乃今收諸郡之舊乘增考索之新見提劄舉目數聚群賢自境域以及城垣由公署以達田賦星羅碁布魚貫珠連其詞雅而明其事核而真其體裁燦然以備焉信哉一代良史也然據其鎔鑄鋪張雖禮延乎儒英

義集乎衆思而經緯獨運錦織弘敷則皆公之
精神心術之微取予筆削之妙備乎康濟之才
見於文藻翰札之間則厥功大矣譬之倒海探
珠傾崙取琰文苑藝林搜魚遺力是宜美而愛
愛而傳吾固知其當與洪河華嶽同流峙霄壤
間也繼此太史氏覽而登之輿圖以永公之政
增國之光將益衍於無斁焉不穀何幸而得竊
附於末以際其盛

八卷終



